

■新作聚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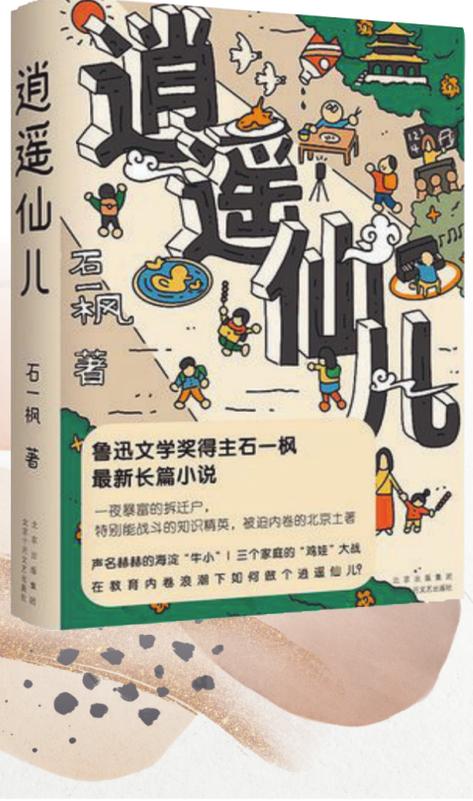
# 石一枫长篇小说《逍遥仙儿》： 在“人间”何以“逍遥”

□陈慕雅

石一枫的《逍遥仙儿》围绕三个家庭的育儿征途，勾连出一幅当下北京众生相，呈现出各家的欢喜哀愁，更揭露了个体在繁复的都市生活中进行自我确证的惶惑。故事发生在北京北五环外一片集中了商圈、“牛小”、天价学区房“新贵之地”，也正因其“新”，方才汇聚了形形色色、身份各异的人群；剧变后的聚集让人群之间的区隔愈发彰显，人们身处其中，总是不断在他人映照下思索自己究竟是谁、又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属于人群或背离人群。而在经历了自我认同、自我确证的挣扎之后，人们发觉了返璞归真的温情可能，这或许也不失为一种在繁复人间活成“逍遥仙儿”的理想状态。

故事的开头，一群即将“瓜熟蒂落”的中产准妈妈正集体接受高雅音乐的胎教熏陶。此时她们肚里的孩子本应像二手玫瑰歌曲中所唱的“天上逍遥的仙儿”，却在尚未“落入人中”之时就被裹挟进人间的“内卷”；而等“逍遥的仙儿”刚一诞生，就只得马不停蹄地亲自参与进“鸡娃”浪潮里。小说从这个看似荒诞，却又在当下的生活经验中无比合理的胎教场景开始，在此后的篇章中持续呈现着对孩子的极致培养。影视界人士庄博益夫妇和分别担任编辑部副主任、互联网创业人的苏雅纹夫妇，无疑就是在这样的育儿焦虑中敦促着庄芽芽和斯坦利走上“赛道”，一步也不敢落后；与之截然不同的“野蛮生长”的王大莲一家，他们是因城市扩张骤然吃到拆迁红利的家庭，她的孩子也戏剧性地与一路领跑的斯坦利们成了同窗。

“何程度上属于人群或背离人群。的映照下思索自己究竟是谁、又究竟在发彰显，人们身处其中，总是不断在他人剧变后的聚集让人群之间的区隔愈”



■关注

“生活中的诗意并不是物质财富的影子。或者说，生活的诗意与物质的丰饶或匮乏不是直接的、正相关的函数关系”

## 有烟火气 无功利心

——冉子诗集《余言未尽》

□王力平

诗之为诗，在于诗意。有两种诗意，一种是文本中的诗意，它存在于语言世界中，是诗人运用语词创造的。为此，许多诗人曾“苦吟”“推敲”，“语不惊人死不休”。还有一种诗意，是生命中的诗意，存在于人的生命、生活中，在爱人的指尖上，在亲人的惦念里，在失眠的夜晚和旅途的孤寂中。优秀的诗作，乃是诗人借助语言的媒介，传达或呈现出生命的诗意。从这个意义上说，诗固然是语言的艺术，但一个在生活中蝇营狗苟的人，断难有一支诗意盎然的生花妙笔。

当海德格尔引用德国19世纪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句，写下“人，诗意地栖居”时，显然并不认为“诗意”独属于诗人和诗歌文本。

是的，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物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但生活中的诗意并不是物质财富的影子。或者说，生活的诗意与物质的丰饶或匮乏不是直接的、正相关的函数关系。“诗意地栖居”是一种包含着特定价值取向的生活方式，它反对工业化生产和流行文化对人类感性生活的侵蚀和异化，反对把人视为、或者说物化为社会化生产和消费链上的一个被动的环节。海德格尔是战后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奠基者，他对“诗意”的理解，理所当然地带有存在主义哲学意味。其实，生活和生活的诗意可以有更广泛、更丰富的意涵和形态。

当然，这取决于诗人的发现。《余言未尽》是冉子近十年的诗作自选集。在这里，诗人提出，生命的诗意植根于人的独立意识和自主精神，即使你面对着巍峨的殿堂、神圣的造物主。在《虔诚的信仰》中，诗人吟安“对话”两个字，站在万能的造物主面前的，就是一个具有独立意识和自主精神的“我”，换言之，只有自觉地意识到并且欣赏着“我”的独立意识和自主精神，才能写下“对话”二字。在这里，人的独立意识和自主精神是生命的诗意，“对话”二字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话关系和意象的营造是文本的诗意。

再比如，在冉子看来，比起超凡的高贵和脱俗的雅致，烟火缭绕的人间亲情和日常生活，才是诗意盎然之地。在《青瓷》中，冉子用了一半的篇幅，刻画青瓷的高贵和典雅。“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遣词用字，不吝辞藻；称许之不足，又拈来“行云流水”“新月”“茶香”渲染之，烘托之。所以如此，是基于诗人对人间亲情、对日常生活的自信。只有如此这般的“青瓷”，才值得让“父母兄弟姐妹一大家”“捧在手上”，才配得上“红剪纸”“白雪光”“年夜饭”。在这里，烟火缭绕的人间亲情是生活的诗意，对比结构下的情绪渲染和意象烘托是文本的诗意。

又比如，在冉子看来，爱是生命的诗意不竭的源泉，虽然人世间的爱常常会是难以想象的沉重和艰难。“我的身体沉重/就是再重我也要这么依偎在你的肩上/让那些从我身边经过的人们/用惊异的目光望着我们的相爱//我们这样的相偎了多久了/如果不是山峦的振颤/怎么会有我们的相遇/怎么会有这千年的碰撞//我们就这么一直聆听着水溪的潺潺之声/这么看着石板路上的岁月的堆积/听着经年累月静静流淌的水音/我们也看到过激流暗涌”。在《八里沟吻石》中，诗人触景生情，托物抒怀，以剥茧抽丝的手法，去探寻爱的真谛。见“吻石”而思情爱，这算不得奇思妙想。诗思之妙，在于从“重”字落笔：“我的身体沉重/就是再重我也要这么依偎在你的肩上”。从“重”字入手写“爱”，远泛泛，近深邃。在这里，爱是生活的诗意，抒情视角的独特选择和展开是文本的诗意。

当然，生命的诗意，并非只在和煦春风里才肯绽放的花朵。冉子的审美目光，同样投向了人心深处的痛苦、孤独。“我是想多喝一杯酒/然后让自己醉去//就可以不负责任地说说话/说积在心底的过往/说那些放肆的夜/那些风雨/积雪消去过的肩膀/或者曾经有过的狂想/然后说出/我想离开这里离开这个冰冷的城市”。《醉》中，斯人求一醉，醉了可以放肆，可以发泄，可以逃避，可以解脱。然而，欲醉不能。人心之痛、之苦、之孤独，莫甚于此。诗人以“醉”为题，却是句句诉说着无法醉去。在这里，人在痛与责任、苦与担当之间的挣扎与坚忍是生命的诗意。以“始终醒着”去写“醉”，如清人王夫之所谓“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是文本的诗意。

基于文学的立场，我愿意把两种诗意放在一起谈论，但事实上，生命和生活中的诗意，并不依赖诗歌文本而存在；相反，一个诗意盎然的诗的文本，断然离不开对于生命诗意的体验、感悟和洞察。

多年以来，冉子一以贯之地坚持着业余写作的姿态。从容地观察世界，从容地体味人生，以审美的态度，坚守着诗言志、诗缘情、有感而发的诗学正道。她的诗，有人间烟火气，没有世俗功利心。

冉子的生活中一直有诗歌陪伴，但她从不归属于任何门派。她有自觉的女性视角，但并非女性主义者；她不拒绝口语入诗，但从未追随“口语派”。她无意将自己的名字归类在某个“派”的旗帜下，更不肯用某种诗歌观念裁剪自己的诗思。

英国美学家克莱夫·贝尔认为，艺术在其本质上是“有意味的形式”。如果不囿于这一观点的形式主义理论背景，这个“意味”，可以理解为丰沛的思想情感内涵；这个“形式”，可以理解为诗的语言形式，包括韵律、节奏、叙事、抒情的技巧和策略等等。前者源自于生命的真诚和生活的扎实，后者依赖于诗人对汉语语言属性和潜能的理解、开掘。两种功夫的积累，都非一日之功，愿与冉子共勉。

人生的“大起”将王大莲与庄博益、苏雅纹等人置于一处，她希望在新的人生区位中被他人接纳、尊重，更对孩子脱离原生阶层、跃入知识者序列抱有朴素而热烈的憧憬。小说主要的故事线就围绕着这三个家庭为核心的课外补习班展开。由王大莲又串联起小说的另一条线，那便是王大莲父亲、吃播网红“道爷”和导演庄博益合作拍摄纪录片的故事。由此，各式人物济济一堂，世情江湖诞生了。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小说展开追问：“我是谁？我和他在何种意义上站在一起？又在何种意义上不同？”错位与惶惑构成了世情江湖中的暗流，多重意义上的人群区隔而错综复杂地影响着人们的自我认同。无论是王大莲口中的“我们”与“他们”、“道爷”口中的北京人与外地人、苏雅纹口中的“他们”与庄博益觉察出的“她们”，还是盘踞在不同逻辑层、社会面、年龄段、利益群体间的区隔，都愈发让身处其中的人们感到环境的复杂。

小说中第一重区隔落在知识精英与知识底层之间。小说让苏雅纹代表了典型的知识精英，王大莲一家则代表了曾经的都市边缘、知识底层。在她们之间，众人仿佛进行了一场天然的、毫不犹豫的“站队”——庄博益那身为影视制片人的妻子小张用口中所言“我们”剥离了王大莲，王大莲也用“你们”主动剥离了自己，小张、苏雅纹等妈妈们以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拒斥着王大莲。然而小说并不止步于此，作者并未将王大莲和“道爷”扁平化为一概暴发户的形象，而是进一步渲染了他们在骤然改变命运后的身份焦虑、尊严危机。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满足后，王大莲和“道爷”便进一步探求自我价值，尽管他们本人未必是出于丰饶精神生活这般的目的。王大莲选择的策略是让孩子脱离“我们”、成为“他们”，“道爷”则借吃播事业充分彰显自己脱离土地后的闲不住，他们都努力以各自的方式在新的格局中找到自我归属感。然而当王大莲真正进入了曾经艳羡的“他们”的圈子，等“道爷”的现代化吃播事业新入佳境时，仿佛他们又遭遇了“强者的危机”——王大莲被与“文明”“教养”伴生的副产品“作茧自缚”纠缠着，“道爷”在资本介入节目制作后经历声誉危机。小说若止步于此，仿佛仍然是在对曾经的都市边缘人的戏剧人生报以悲悯、关怀；于是，小说在后文就又借“六子”教育培校门的家长、王大莲解决斯坦利上课难题的情节，让“他

们”为“我们”上了一课，说明“我们”信奉的文明与教养未必行之有效，王大莲和“六子”等“他们”的处事方式更有智慧与分寸——此时，教育与被教育的身份调转了。石一枫以调侃的、戏剧化的、又带有些“爽感”的方式，说明了一个事实：高知分子永远不要怀有来无由的优越感，毕竟那些所谓的“他们”在某些方面远胜“我们”，还可能在某个时刻给“我们”上一课。

小说中的第二重区隔落于北京人与外地人，或言老北京人与新北京人之间。这既是一种地域区隔，更是一种随着时间洗牌、北京这片土地先后被原住民和后来居上者占据的表征。此处代表充满干劲、不甘落后的新北京人形象的依然是苏雅纹，她随时妆容不乱，优雅自如，经典款“巴宝莉”风衣永远熨烫平整，恰配她的身份又不过分张扬；然而这件妥帖的风衣却随着时间的推移露出“磨旧的毛边”，直至“发黄发皱”，丈夫的事业危机、斯坦利的躁郁症风波带给她的狼狈也在一场火灾中彻底浮现，庄博益这才第一次见到苏雅纹的妆容乱了，身上的风衣也依然亮眼。小说正是借这些细致入微的碎片，拼凑出一个骨子里不肯低头、不愿认输、只接受自己主动选择的苏雅纹。新北京人意气风发、坚韧不屈，老北京的风采则尽数体现在“道爷”这个地道食客的身上。“道爷”洒脱又活泛，遇事直抒胸臆，只是这一举动落在苏雅纹这个外地高知的眼里就带有了些冒犯意味。自然，小说在大写特写老北京的“地道”之时，并非意在加深关于他们的刻板印象，反倒为“道爷”注入了一丝末路英雄的豪迈气势。在这个意义上，新老北京的区隔虽然客观存在，却也被作者有意识地去除了高贵与卑微之别，他们都是在一片土地上认真生活的鲜活个体。

小说书写的另一重区隔落在大人与孩子之间。当天资聪颖、被给予厚望、却也过早活成了“小大人”的斯坦利被确诊躁郁症后，家长们联名写信希望他离开班级，而庄芽芽、“大”和“二”等小豆包们却对他进行着仗义保护。在孩子们眼中不存

在所谓的异端，他们愿意相信自己平日所见所感；而大人们则有诸多顾虑，并对一切证据揣揣犹疑。两种逻辑的碰撞凸显出孩童世界的澄澈，也显现出孩童成长中的自主见解、自我意识是何等容易被成人忽略。孩子的被误读、被裹挟、被催促、被填塞，在某种意义上指向了一种被推向极致的现代病症；而理解孩子、反思当下的教育问题，便是及时止损，在一定程度上同样具备“救救孩子”的伟大意义。因此，这篇小说所书写的儿童成长可谓喜忧参半，最终召唤出了温情的结局。

在此之上，有一人游走于其中，哪边都不靠着、又哪边都不背离，却也恰恰成了能够沟通各方、关键时刻站出来“扛事儿”的人——那就是庄博益。庄博益既不精英又不庶民，既不正经又不邪恶，既不认死理又不随大流；他可以在文化圈贩卖“二重客体的多维呈现”，也可以和道爷“坐而论道”，他从未衷心屈服于自己“浸淫”着的那套话语逻辑，反而对其报以戏谑、嘲讽、调侃、消解；他能帮王大莲辨析“你我”，也能在谈论苏雅纹时插科打诨“波伏娃的《第二性》”，连心事重重的斯坦利都敢于在这位叔叔面前吐露心声——正是这样一个人，最大限度地获得了最多人的信任，弥合了繁杂都市中的重重区隔，实现了世情百态和谐共生的可能，更实现了个体自洽于其中的可能。

小说最后给曾经痛苦于自我确认的众人都安排了一场逃离、同时也是一场回归——苏雅纹一家离开北京回到家乡；道爷离开冰冷都市，在城市外寻找田园之乐；王大莲能当富婆、能做回农妇，并且在经历一场都市教化后在其他村妇面前游刃有余地当起了“苏雅纹”；庄博益也希望孩子的生活能从充实变为平淡。在结尾处的华北平原上，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像那只逃离更衣柜、逃离商场、乃至逃离北京的充气小黄鸭一样，活成了“人间逍遥的仙儿”。而这或许也是小说题名《逍遥仙儿》的一种温情可能——返璞归真、做自己才是“逍遥仙儿”。

### 民族文学

2023年第7期目录

卷首语 不与你一起孤独……刘亮程

长篇小说 春度龙冈……李美桦(彝族)

新时代重述历史的有效性及其形式(佳作点评)……朱永富

中短篇小说 草原的秘密……尹向东(藏族)

科幻小说 猫科动物……鲍岳(蒙古族)

散文 三个偏正短语……温新阶(土家族)

诗歌 夜晚……黄爱平(瑶族)

寻觅英雄……龙隆峰(苗族)

本刊新人 那乡那人(散文·外一篇)……韦东柳(壮族)

口碑(散文)……马骏(回族)

聚焦新时代 红桦木(小说)……陈黎明(土家族)

“亮丽内蒙古”翻译作品 北京“牧羊人”(小说)……峰·斯钦巴特(蒙古族)

岱·钦(蒙古族)译

东巷故事(小说)……阿拉腾格日勒(蒙古族)

赵朝霞(蒙古族)译

乡村三部曲(散文)……特·布和半力格(蒙古族)

查干路思(蒙古族)译

蝶(诗歌)……恩克哈达(蒙古族)

马英(蒙古族)译

云客厅 重述历史的冲动与难度……主持人：徐海玉(朝鲜族)

嘉宾：李美桦(彝族)

评论 人与自然：新世纪以来藏族文学中的生命共同体意识探究……郑佳丽

封面美术作品：浙江富阳风光(钢笔画)：陈新民

封二美术作品：伊犁印象——(油画)：沈彬斌

插图：陈新民 李强

篇名题字：陈国中

美术编辑：徐丹

国内邮发代号：2-206。每期定价：13.80元。地址：100009，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南沿大翔凤胡同3号。电话：010-66180356,010-66570580。邮箱：mzwx@263.net.cn。网址：www.mzwxzz.com。

### 滇池

独特·精致·经典

二〇二三年第七期目录

首推 暴风雪(中篇小说)……金特

小说家 红月亮(短篇小说)……翟妍

天语(短篇小说)……王瑞琪

板车父子(短篇小说)……赵龙驹

滇池诗卷

诗人 车前子 人 邻 央 措 文芳聪 宁延达 木槿子 许天伦 赵舒婷 集萃 楚天舒 赵星宇 田乔飞 赖 微 红精灵 冰 蕾 胥佑良 王爱民

散文·尹马小辑 山壑城的歌 齐河马多多

界外 书法的目的……唐 楹

开眼 阳台(短篇小说)……[乌拉圭]费利克斯贝托·埃尔南德斯作 周好婕译

封面剪纸：王仲德

封二三 布面油画：陈 川

邮发代号：64-9 定价：8.60元

主办：昆明市文联 编辑出版：滇池编辑部 电话：(0871)63313659、63376805

地址：昆明市盘龙区文艺路28号《滇池》编辑部407室 邮政编码：650233

滇池文学网网址：www.dchwx.com 投稿邮箱：dcwxky01@163.com(小说) dcwxky02@163.com(散文) dcwxky03@163.com(诗歌)

### 江南

2023年第四期目录

中篇小说 人语驿边桥……王 威

言在此，意也在此(创作谈)……王 威

王海与张良……孙一圣

恩托托阿巴巴……顾文艳

弹月亮……李治邦

天际迷宮……何田田

短篇小说 菩提……池 上

哭泣的女人……凡一平

伙伴……宋 尾

雨一直在下……万 宁

羽毛之上……废斯人

塔上……邵 栋

非常观察 ChatGPT，天使还是魔鬼？……主持：王妹薪

海外词语 茶人走过夏目漱石的路……潘 城

清句照史 恋恋红尘……赵柏田

历史碎影 两个四川人……罗伟章

作家地理 庙川村食单……王 族

主编：钟求是。通信地址：杭州体育场路178号浙报大楼。邮编：310007。邮发代号：32-79。全年6期；90.00元。电话：0571-85117223(发行部)、85111970(编辑部)。

### 文艺报 邮购启事

2022年《文艺报》(原版)合订本已经装订完毕。定价：450.00元/全年，不另收邮资。本报零售价：每份1.50元。北京地区挂号费5.00元(10份以内)，其他地区挂号费10.00元(10份以内)。或另行告知其他方式寄送。

可以扫描微信二维码付款，付款时请备注**购买人手机号**并发送短信或微信告知所购合订本或报纸年份、期数、份数及购报人地址、邮编和联系电话。

联系：18600547157(微信号)